

小小小说

## 二泉映月

■ 崔立

那个时候，村里有一位老人。老人是从城市里来的，不知他姓甚名谁，为什么来到这里，又为什么住在这里。我还小，五六岁的年华，在村前村后的每一个角落钻来钻去乐此不疲，我很快乐，快乐得有点无以复加。

下午，我在一处竹林中徘徊，听到了一阵很悲切的乐曲声，声音的方向，应是路口的小小的房间，那个老人独处的房间。我听了会儿，是好奇使然吗，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从竹林中跑了出来，像阵风似的，到了老人房间的门前。老人坐在门口，手上拉根皮条似的，一只手紧紧握住，一只手在来回的拉动着，那悲切的声音，就是从那器具中发出来的。很动听，动听到让人心不自觉地揪着了一起。

有一会，我站在门口，听着那拉动的悲切声音。

有一会，老人突然停止了拉动，脸上浮出了一丝笑，尽管那笑意，让我感觉不到暖意，甚至有点可怕。

老人向我招了招手，说，你叫什么名字？我经常见到你到处跑来跑去。

我看了老人一眼，头发斑白，脸色苍白，身上流露出一种不正常的气息。素来天不怕地不怕的我，突然莫名地有点害怕起来。

我撇开小腿，落荒而逃地跑了起来。

再听到这个悲切的乐曲声，是在一次活动上。

我已长大，远离了熟悉的农村老家，来到了完全陌生的城市，城市像钢筋铁骨般。一度，我在城市里常常迷路，明明走在大马路上，走着走着，我就忘记该上哪儿去了。突然也发现，去城市里的每一次，似乎，我去哪里，都是无比陌生的。

这次，我是去参加一个老乡的活动。其实，我是不想去的。活动的现场，离我上班的地方，有一个多小时的车程。活动是老乡们自发组织的，参加的人都要交一百元钱，算作活动经费。我刚上班，一个月的工资去掉房租，吃喝拉撒，所剩无几。让我体会到待在这个城市的艰难。

我有些想要打退堂鼓回家了。几小时前，母亲给我打电话说，我过得好吗？我说，妈，我过得不好，过得非常好！我说得嗓门都有些控制不住了。我赶紧和母亲说再见挂掉电话。

老乡会上，很热闹。台下，是一个个圆形的餐桌，上面已经摆满了菜、酒还有饮料。台上，是老乡们的节目表演。有唱歌、魔术还有别的乐器表演。

我是在吃着一只大虾时，听到了那个熟悉的悲切的乐曲声的，那如歌如泣的声音，使我吃东西的动作停顿了下来。在吃这个大虾前，我狼吞虎咽般地筷子夹出去，吃了很多的菜。我像是有多少年没有吃到东西一样。

那乐曲声，让我突然想起了老家，想起了从前，那个五六岁光景天的我，那个快快乐乐的我，那时我天天盼着长大。现在我长大了，我快乐吗？我为什么一定要长大呢？我要是永远都不长大，那又该多好呢？

也就在那一晚，我知道了，那个二胡拉起的乐曲声，是叫《二泉映月》。这首乐曲自始至终流露的是一位饱尝人间辛酸和痛苦的盲艺人的思绪情感。

回程去往公共汽车站的路上，我和一个老乡走得很快。我们要赶最后一班公交车，从城市的这一端，去往城市的那一端。快到了，悠悠扬扬地，我突然又听到了那个悲切的乐曲声，乐曲声让我停下了脚步。路边，一个穿学生装的青涩女孩在拉着二胡，拉着那首《二泉映月》。昏暗的灯光下，有一张大大的纸板上，上面几个大字：想要回家，路费不够，求好心人帮忙。

不知怎么地，我从口袋里摸出了一张五十元的纸币，那是留下两元钱的公交车票外，最后的一笔钱了。老乡拉住我小声说，不要，那是个骗子，你上当了！

我说，如果她是骗子，我求之不得，那是天大的好事。

我还是执拗地将钱放进了女孩前端的盒子里。空空荡荡的公共汽车上，坐着老乡，坐着我，还有零星的几个乘客。已经半夜了，不知怎么的，我突然拨了老家的电话。好久，听到了母亲充满睡意的声音：喂，是谁啊？

我说，妈，我想要回家。

母亲说，儿子，那你明天早点回来啊。

我说，不，妈，我现在就想回家。说着话，我突然大声哭了起来。

笔砚清玩

■ 钟彪

书法家想来其实是将写字当绘画经营的。原本一张白纸，一枝毛笔蘸上墨，涂抹一通之后，横竖撇捺钩袅娜出来的组合，横看竖看亦是黑白，难以娱人眼目。书法家并不气馁，通过毛笔细微的提按顿挫，把字写得委婉曲折，张弛疏密，加之刻意调整蘸墨的频率和书写速度的徐急，将墨色涂出个浓淡干湿焦的表面视觉效果来。这时，纸面上连绵起伏的线条和“墨分五色”的相得益彰，便显露出几分妍雅可人的画面感了。书法家歪着头端详了一阵子，亦不愿那单调的黑白始终主宰着构图，于是从木匣子里挑出几方印章来助阵。先是在起首的位置上戳上一方长方形引首章，搓搓手指，又拈起一枚刻着白文的方形名章钤盖在署名之下，接着一鼓作气再在名章之下盖了个雅号章。这时，便得了书法之眼，大为提神，遒劲之美，溢于纸上。书法家仍意犹未尽，骨碌碌地盯着纸面扫视一番，又扫视了一番，不轻易下手，只怕错将有意识之留白处当作稀疏处来处理，画蛇添足地硬硬钤上个红印记，岂不破坏了章法之美感！若是发现了空稀处，亦不妨钤盖一方不规则图形之闲章，姿致别具，聊以补阙。至此，那作品有一种图像的斑斓，往墙上一挂，只见鲜艳艳丽、篆文古拙的印痕配以水墨线条行云流水的飘逸

流年剪影

## 路旁的马缨丹

■ 颜小烟

我想，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那么一条幽深的小路吧。它盘桓在童年的梦中，时而清晰，时而模糊。每当思绪无处安放的时候，它就会从记忆的深处渐渐浮现。

仿佛是七八岁那年的夏天，尾随着母亲到麻黄树林里捡落叶的时候，突然遇见了这样一条幽深的小路。它隐匿在林子拐角处的那片墓地之后，笔直而悠长。路的两旁开满了艳丽的马缨丹，阳光透过斑驳的树影洒落下来，星星点点，反射着花瓣上那层层七彩的光。一下子被梦境般的景象击中的我欢天喜地地在小路上奔跑起来，并随手采下一大片簇拥着的花瓣带回家。曾祖母看见了，便笑着告诉我这是“七仙女花”，还给我杜撰了一个关于“七仙女花”的故事。

于是，我便自以为是地呼上几个小伙伴，划一艘停在村港里的小木船，学着“仙女散花”的样子把满满一裙子的马缨丹撒向大海。夕照下的红树林散发着一种异样的醉人的美，那细碎的五彩的花瓣瞬间铺满了水面，水波轻漾，漾出了一团说不明也道不明的淡淡的忧伤。

那时的我常常是处在人群也会觉得孤单，书中的故事让我平白无故地对远方产生着各种各样的幻想，整天借着尾随母亲四处干活的机会去探索新新世界。

我想那时的母亲一定是能明了我的心情的，不然她不会那样不厌其烦地让我尾随着她，从一片林子走进另一片林子，从一个村庄走进另一个村庄。从海的这一边坐船到海的那一边。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穿过了多少条或泥泞或荆棘满地的小路，但渐渐地，我明白了，海的尽头还是海，田野的尽头是林子，林子的尽头是墓地，墓地的尽头可能又是新的村庄。

所有随着母亲用脚步丈量世界的时光都是那样温馨而美好的，即使是每件活儿我只做了开头就喊累借机四处闲逛时，母亲也只是笑笑纵容我的任性。或许她带我出来，不是为了让我帮她干活，而只是想让我多陪陪她罢了。

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探索中发现了许许多多的小路，有的小路长满了落地生根，有的小路则长着许多白色的曼陀罗；有的靠近农田的小路会生长出各种各样的野果，而有的从村庄通往海边的

# 翔舞方寸世界

灵动，作品的气韵便隽永幽远，尽得中国画风流。

说到印章，那是印人以刀为笔，在硬邦邦的石头上镌刻文字、倾诉情怀的金石之物。继而又捏出殷红灼目的印泥来搭档，文人墨客便视若珍宝了。说那印面不过拇指般大小，确实是方寸世界，却对书法作品章法起到调整作用，能够提升作品的神采。尤其印文采用篆体字，古朴典雅，浮荡着战国秦汉神情，谁人见了都争相请篆刻家刻一枚印来悠然上纸，连鉴赏家和收藏家们阅罢作品后也要雁过留痕地截下一方大名，故而古书画猩红印痕琳琅满目，喧宾夺主，令后人看得眼花缭乱，头绪纷纭。我亦未能免俗，记得刚学书法时，涂鸦了一副斗方，自认是行草作品，落了款才想起还需一方印章来钤盖才算完美，于是搁下那书法半成品，速速上街头去寻找刻印的处所。

行至一陋巷人口却见角落处竖着一把遮阳伞，伞沿一角飘着彩绸：“晋西雕刻名家”。走近一看，她摊上铺着一纸印谱，红艳艳布满方形、长方形、椭圆形以及不规则形状的印痕，一律呈着篆体字，瞅得人眼光灼灼。守摊人四十开外，络腮胡子，满脸刀刻般的皱纹，风尘仆仆。和他聊了两句，知此人来自山西，自称在老家以刻碑为生。“不过，篆刻算是我的第二职业。我正是凭这手艺一路挣钱来游海南呢！”胡子开始向我招揽生意。我看他纸上印痕确乎

功底不浅，于是请他给我刻一方名章，白文篆体字。胡子操起脚边的一把水果刀，在我带来的一方边长为两厘米的印石上舞动起来。我便觉得稀奇，此前见人刻印用的是篆刻刀，刀口不过一厘米多宽而已，用起来多轻巧。胡子操的却是水果刀，那手指却亦颇灵巧，“咔、咔、咔”的响声中开始有粉尘飞溅。那胡子似乎悟到了我的诧异，说：“若是刻大印面的章，我就用这把菜刀。”我顺他的眼色瞅去，果见他的脚边还搁着一把菜刀。再细看，他刻印的菜刀和水果刀似是自己特制的工具，那刀刀尾部厚实且豁了个口，疑心这便是他大刀刻小印的奥妙之所在吧。我忍不住问，印小刀大，师傅你真是牛刀宰鸡了，何以刻印！胡子白了我一眼，说你看着，包你满意！说着，他手里的印章便刻好了，伸手从一只帆布挎包里翻出来一片巴掌大的宣纸，又将刻好的印章蘸了印泥，很郑重地钤盖在宣纸上，才递到我跟前。我接过一看，见那笔画刚劲有力，章法意境奔放，印风虽属野逸一路，却亦充满高古之气。于是，我亦让他为我刻了一枚闲章，长方形朱文：“随缘人”。至今，我写隶书作品便选用这两方晋西人操水果刀凿出来的古风浓郁的印章来钤盖，颇觉书印两者风格甚相吻。

我学书法进入了柳暗花明之境，趣味盎然，步步深入，没承想就跟篆刻艺术结了缘，其实亦是被逼

上梁山的事情。只因那书法写出来竟是幅式各异，尺寸繁多。譬如就尺寸而言，既有巨幅之六尺中堂，亦有不足一尺的扇面，所需印章便大小有别，加之钤盖印章颇讲究形态和朱白印文互补，方形、长条形、不规则形状以及朱白印文搭配使用，方显出图像的缤纷。如此这般，所需印章便以十数计。遂想，若自个儿操刀刻印便尽己所需了。却又揣摩以刀刻石，硬碰硬，比不得用毛笔的韵味，像用毛笔在宣纸上写字那般自如了。我搞篆刻，刻的不是篆书，而是隶书和草书，执意要另辟蹊径，与众不同。成印之后一一列于柜，数下来亦有十几枚，足于应付诸如条幅、斗方、扇面、横披、手札、中堂、对联等各种书法作品形式之需了。其中的姓名章和“聆笛堂”“墨香入怀”“书为心画”诸章是我常用之印，刀法和章法虽稚嫩，却眼目无碍，母不嫌子丑，自写的书法作品钤上自刻的印章，拙在一块，性情笔势一致，便显出几分野气和劲道了。



《岁月》(国画)  
林坚作

草木芳华

## 知遇凤凰木

■ 安歌

小姑娘背对我爬在后花园秋千上荡着，旁侧奶奶在看。也没见小姑娘抬头，只听奶奶说：阿姨又来了。一个“又”字，说明我们是熟人。

奶奶在旁侧对她说：阿姨漂亮不？

她不回答。奶奶诱导：你先前不是说阿姨漂亮吗？

嗯，先前，我闲坐院里一树下人家自备的躺椅上，头上满是印度紫檀，枝条低下几可触人；前头是香樟与麻楝树高高在上的绿，也有枝条垂下来的层层叠叠的绿。

小姑娘突然从这绿的前头拐进来，不知对着我的麻白长裙配麻黄围巾，还是对着树影说：阿姨真漂亮！——她的突然出现，她的说，让整个风景进入了鸟鸣山幽处。也引得她奶奶爷爷跟着笑了。我也笑：你是说阿姨的裙子漂亮吧。

孩子看的是整体，自然也懂得色色相配的美。三岁孩子的眼睛，是天使的眼睛。到了后花园，没有这样的整体，自然她也不答奶奶的问话了。小孩子不懂得应酬，这真好。突然想起来请教她：这里有花开了吗？

她欣然答：有啊，手指向前方一指，在那边。

什么颜色的呢？红色的。小姑娘爽然答。

我以为，她只是在树底下玩，不会仰头看那高高在上的凤凰木老树的红地上，撞见那么一株摇曳生姿的马缨丹，傲然挺立地怒放

在城市的花坛里。伫立在这样一条车水马龙的公路上，凝视着这样一株路旁的马缨丹，日渐麻木的心不知为何竟钝地疼痛起来。

咨询她的意见：你愿意带阿姨去看花吗？

她的小身体从秋千上移下来，走在我前头。我很高兴被这三岁的小姑娘带着去看凤凰木。走半截，从印

度紫檀和许多榕树的树影里，她指给我看从树影里透出的凤凰花煌煌的红：在那里。

自己又转身向回走。奶奶远远问：你不和阿姨一起看花了吗？

她答：我要玩秋千。原来我的小向导是舍下了自己的游戏，来帮我找凤凰花的。

我也很荣幸，这年年可见的凤凰花的红，今年是被一个小姑娘指引出来的。

这是去年了。昨日西双版纳的朋友说：凤凰木开花了。是以想起去年我的凤凰花小向导。

我们院里的阔大的老凤凰木才焕出新叶，褐色的豆类高悬其中。新叶小小的羽毛也鲜绿有趣。凤凰木往老树比新树发叶要慢。或者老树亦如老人，换季出新叶也要春捂。

“火红火红的凤凰花开了，一年一度的泼水节又到了”是幼时范本作文的开头。西双版纳的朋友笑说。

“啊，作文是这样开头的么？”我这边要笑倒——真有趣，所谓地方民俗物在作文范本里也有各有不同呀，不过这样把凤凰花与三月三联一起，也有意思。可见西双版纳海口还是要热些。

她不满：三月三是大理白族的节日好不好？泼水节也叫六月新年，俺们傣历早过六月啦。

虽然被嗔怪，但知道有个傣历，还知道里置身八月，也可遇傣历六月的凤凰花，高兴。如今海口凤凰花开了，可以作这样的想象：凤凰花开时节，车绕行海口公园，凤凰木从不同方位，不同树丛，自背景的深绿中灼然升起，在阴郁的天色里头，如裂帛。一株极小的凤凰木也顶着满满的一头花，东南西北的舒展开来，形若“月夜寒雨落伞上”，又似婴儿初立了，就要顶不着了，要跌倒，然而又立住了。虽那样红艳，却有青青翠竹的清气。

诗路花语

## 等你在夜里

■ 金步摇

红酒倒回高脚杯  
洒落的玫瑰重回枝头  
我以少女时的铃铃嗓音  
唱情歌  
最后一句歌词的余生  
趁着夜色一次次敲你的门  
等你，来为我吹灭  
那盏点到中年的红烛

## 七月，未完成的书写

■ 高士杰

七月以后  
若我还能在诗中发出孤独的新词  
或者，由它当初引起的心悸，心动  
脆弱与坚强。冷色与暖色

我谨小慎微的爱着  
像一棵抵不住凡尘的草茎，又像  
奔流不息的天河水，当我褪去尘埃  
孱弱的身躯让我胆怯，让我顷刻间  
变得若不经风

读懂你以后，我将和文字一起  
成为七月的图案。在你识破我之  
前一截洁白的藕，正相思迂回

## 初秋絮语

■ 陈梅

我不能忽略这个傍晚的雨水  
如同不能越过初秋递来的清浅眼神  
依恋于交汇的温柔

叩响柴扉的是季节的清涼之手  
黄的颜色是枝头续写秋实的辞章  
偶尔还有蝉声里应外合

喜欢你迎着从容的步子  
喜欢你蜿蜒河床上一日渐澄明的溪水  
野渡舟人烟渐杳  
天空中  
一两行白鹭是随性的意识流

淡淡地来  
你和每一个知己做君子之交  
且把萧萧班马嘶鸣  
交付给一个泥烧的茶壶  
坐看云起

## 葡萄

■ 申宝珠

秋天的一只鸟雀  
张开翅膀 衔来街去  
一颗送给淘气的娃娃  
喊出童音“葡萄”  
于是这珍贵的宝石  
就是娃娃稚气十足的眸子

两颗送给俗世的夫妻  
你一颗 我一颗  
花团锦簇的爱情  
就在秋天凝结成水晶

三颗送给异乡的游子  
一颗是挂在天空的星星  
一颗是秋叶上的露珠  
还有一颗  
是游子胸前的朱砂痣  
夜阑人静  
隐隐作痛

## 七夕

■ 樊树林

让所有的日子  
在岁月的枝头凋落  
这一刻 夜凉如水

我抬头  
遥望浅淡的天河  
想像着古老传说中 昔日里  
隔河相望的织女和牛郎  
如何驾着彩色的云来  
把相思的话儿诉说

听到了  
在孩提时那架绿色逃逸的葡萄藤下  
在青春敲响的一串串风铃声中  
销魂的玉笛  
动人的情话

最怕在天亮的刹那  
夜色相挽  
瑰丽的朝阳  
撕裂了哭泣的声音  
而两颗心啊  
重新开始千山万水的跋涉